

带娃进异性澡堂要有性别意识

文 / 张立美

12月5日,太原白女士反映:近日去一家公共澡堂洗澡,迎面走进来一个小男孩儿,感觉都有十来岁了吧,光着身子跟着妈妈来洗澡,一进来很多人都感觉不自在,可是又不好说什么。(12月12日《山西晚报》)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儿童洗浴不分男女。不少父母为了方便孩子洗澡尤其是出于孩子的安全考虑,总是带着孩子包括异性孩子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特别是当另一半忙于工作或者在外地,带异性孩子去公共澡堂洗澡更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孩子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父母带异性孩子去公共澡堂洗澡倒没有什么,绝大多数人也能理解。但是,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上幼儿园甚至上小学了,父母还带着异性孩子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这就非常的不适当,忽略了孩子的性别意识教育,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从性别教育的角度说,一般而言,小孩子从2岁开始,就已经初步具有了朦胧的性别意识;3岁以后,孩子心中的性别意识雏形基本形成,开始懂得学会区分男女性别不同,并对此产生好奇心。在这个阶段,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父母,都应当注意引导和教育孩子树立科学的性别意识,

男孩该去男厕所、男澡堂,女孩要去女厕所、女澡堂。相反,如果父母不注意,没有及时进行正确引导,还时不时地带着孩子出入异性澡堂、异性浴池,很容易造成孩子性别意识偏离、性别认同障碍,影响健全人格的形成。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如果在澡堂中经常看到异性裸露的身体,还会导致孩子性早熟,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所以,父母在带孩子去异性澡堂、异性浴池洗澡,一定要有性别意识,要考虑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只图方便。

另一方面,从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独立自主生活能力角度说,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后,就该让孩子学会独自睡觉、自

己洗澡。当男孩已经10岁了,母亲还带着他去女浴池洗澡,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培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又是另一重不利。

为了避免父母带孩子出入异性澡堂、异性浴池,给其他消费者带来不便和尴尬,除了父母树立性别意识、正确引导孩子之外,澡堂以及公厕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适合亲子使用的亲子浴池、亲子公厕、亲子更衣间,方便父母陪同、协助尚不能自理的异性子女。当然,这不能只靠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自觉,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引导和规范。

社会观察 >>

朋友圈“分组可见”见出了什么

文 / 叶素琪

微信已经成为很多人展示自己的平台。朋友圈“屏蔽”“分组可见”等功能,也让人们可以在不同人面前展示不同的一面。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1%的受访者发布朋友圈时会使用“分组可见”功能,仅16.9%的受访者从不使用该功能。(12月09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微信的一项功能,是否设置“分组可见”,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人说三道四,并不合适。但分析其这一功能的使用,却可以有许多有趣的发现。

在朋友圈屏蔽的人员类型中,陌生人排在首位,占41.9%。这表明,公众的隐私和安全意识提高了。朋友圈是杂乱无章的,发往朋友圈的内容,许多时候,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不少隐私。因此,在方便和朋友交流的时候,屏蔽陌生人,是有利于保护自己的隐私的。也有一些人,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萌娃”,晒家人,各种各样的晒,虽然满足了自己的心理,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根据内容定位、结合标签功能设置“分组可见”,实现精准推送,则较好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打扰到更多的人。

在朋友圈屏蔽的人员类型中,仅次于陌生人的,是上级领导,占30.0%。无论是行政事业单位,还是所有制的企业,屏蔽“老板”,除了是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工作中,难免出现一些吐槽抱怨,人们担心,这样的负面情绪和言论,会影响到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一些发往朋友圈的内容,可能是在工作间隙,也有的甚至是在工作时间,担忧这些内容,会影响自己在“老板”心中的印象,从而对自己的评价产生负面作用。这一方面需要领导的宽容,正确对待各种信息,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熟悉员工;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玩微信有所节制,不能影响正常的工作。

调查显示,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会屏蔽熟悉的同学朋友同事和父母家人,这其中的因素,和屏蔽领导有相似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包括担心交流上的代沟。陌生的人际环境,有的时候,可能更便于展示自己的真实心态,而不愿担忧他人。

也有网友表示,每次发朋友圈时,心里还是会斟酌一下。“免不了会去想,这样的内容发出去之后,别人会怎么看我。所以,有时候想发一些负能量的东西,这么想过之后往往就不发了,会忍着。少数几次忍不住发出去了,也会在短时间内删掉。”朋友圈并不是法外之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亮出真实的自己,很难说有什么错。然而,遵守法律,有所克制,也很有必要。

三言两拍 >>

43岁许文承租住在一间农民房的地下室。这些天,他一直猫在地下室到处打电话求人,目的是想要回他的血汗钱:今年10月7日至11月27日,14岁的儿子小明(化名)打赏5名游戏主播为其代玩“酷跑”手机游戏,花了30770元,直至刷到储蓄卡只剩下一毛五才停止这场疯狂的游戏。(12月11日《钱江晚报》)

治一治让未成年人打赏游戏主播问题

文 / 童其君

无独有偶,据7月26日《燕赵晚报》报道,12岁少年沉迷“快手直播”,半个月狂刷支付宝3万余元打赏主播。紧接着,急于追回钱的哥哥,又误把网络诈骗电话当成该直播服务热线,被骗走5000元。这两个孩子的父母,44岁的外来务工者赵国辉和妻子愁眉不展,省吃俭用攒下的5万余元存款,接连两次损失了近4万元。

每个人身上都有惰性,人们很容易陷入惰性的陷阱,因为闲适、安逸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不加以克制,不去战胜惰性,那么它会折断你梦想的翅膀。父母工作三班倒,全家常

年住地下室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儿子,却花3万多元打赏游戏主播。如今的孩子,生活条件优越,可谓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正因如此,他们生活娇惯,不知爱惜劳动果实。针对孩子们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要让孩子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让他们体验一下钱是怎么辛辛苦苦赚来的。有个牧场主人,叫孩子每天在牧场上辛勤地工作,朋友对他说:“你不需要让孩子如此辛苦,农作物一样会长得很好。”牧场主人回答说:“我不是在培养农作物,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培养孩子,是要让他吃点苦头的。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打赏游戏主播成一大隐患,说到底

是人的问题。根治这一问题,主要责任是家长。家长要完善自己的支付系统,密码等信息千万不能让孩子偷窥到。因为孩子的网络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可能还分不清打赏网络游戏主播和父母储蓄卡的关系。第二,对于这类视频或游戏,孩子的自制力还达不到自发去控制,需要父母帮其培养一些比较健康的兴趣爱好。第三,事发后,家长不应该过多责备或打骂孩子,不要把自己疏于防范的责任全部推给孩子。给予孩子安抚和化解,不要让他们过于内疚。多给孩子一些关注,让孩子从这件事中走出来。至于有权追回打赏主播的全部损失也是自己的事。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未成年人打赏游戏主播问题不仅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而且应引起全社会警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企业不能因为逐利而危害孩子身心健康,个人也应心存公益当未成年人的守护者。如对方明知小明还是个学生,而且知道他是用妈妈的手机账号登录游戏,网络游戏主播还不断诱惑着不懂事的小明,这样骗未成年人实在是太不厚道了。对此,管理部门应加大宣传,劝导未成年人不要随意打赏游戏主播,同时,推行游戏主播实名认证制度和管理措施,让随意诱惑未成年人打赏游戏主播等行为付出代价。

网游消费为何不设限

文 / 路可孜

儿子玩网游玩掉了父母的血汗钱,虽有家长麻痹大意和监管不够的原因,但也告诉人们,如何防范网游通过未成年人之手吞噬家长的血汗钱,已是当务之急。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且该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而今,在一个月零二十天时间里,小明玩网游玩

掉了30770元,这表明小明已沉迷于网游,该运营商及其相关负责人为什么不中途制止?特别是网游主播不仅为小明提供交易服务,还诱导小明打赏网游主播,骗小明父母的血汗钱。该运营商和涉事网游主播的行为明显与《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不符,涉嫌违法,且存在引诱欺诈未成年人之嫌,应当追查。何况,游戏运营商和网游主播作为社会成员,有责任和义务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呵护他们健康消费。而今,该网游运营商和相关网游主播没有保护小明的合法权益,又涉嫌违法。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引

诱骗取未成年人父母的血汗钱的事件并非个案,比如,贵阳市民贺某14岁的儿子青青(化名)通过120余笔交易,购买了13万多元的游戏装备;安徽和县13岁的少年小奇(化名)背着奶奶偷偷往手机游戏“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充值12000余元;上海松江9岁男童小钟玩网游,刷掉父母支付宝8万多元,这些“家族悲剧”背后暴露出相关监管严重缺位。正由于没有及时追查涉事的网游运营商和相关网游主播的违法违规责任,导致他们诱骗未成年人刷父母血汗钱的现象屡禁不止。

当然,这些事件的背后还透露出网游开发与推广的初衷偏离了“航线”,陷入只顾赚钱

的泥潭。网游应该成为供人们娱乐、开发智力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玩网游肯定不能白玩,但绝不应该通过“购买设备”、“提高等级”等来赚玩家的钱,即使要赚钱,也不能没有限度,永无止境。这就需要网游运营商强化监管,除了敦促其遵纪守法以外,还应该对网络游戏实行分级管理;对网络游戏个体消费实行每次消费限额控制和周内、月内总额控制;并建立网络游戏个体消费家长监管制度,没有家长的电话允许,商家不能卖游戏装备给儿童,不能诱导儿童消费,从而杜绝网游运营商通过儿童网游消费来吸家长的“血”,导致家庭不和谐与悲剧的发生。